

海豚之声



El sonido de los delfines



封面故事 俄罗斯的黑暗启蒙宇宙（下）

写在前面 对中国防疫乱象的分析

环球观察 伊拉克战争的起源

文艺创作 众神的体检

2
2022/10

目录

写在前面.....	1
对中国防疫乱象的分析.....	1
其他文章 1.....	3
当代中国互联网中苏联的两个形象.....	3
封面故事.....	9
俄罗斯黑暗启蒙宇宙（下）.....	9
环球观察.....	14
伊拉克战争的起源.....	14
其他文章 2.....	21
反日亡国论：诅咒日本的日本人.....	21
其他文章 3.....	24
哲学和科学的大战？差不多得了.....	24
文艺创作.....	26
《众神的体检》.....	26
友情推广.....	39
《地缘政治的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	39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40

写在前面

对中国防疫乱象的分析

如果说我们能从中国的防疫惨剧中学习到什么教训的话，大概就是不要把获得知识和信息当成没有成本，理所应当的最基本前提：一方面，大规模的核酸筛查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无数个人的宝贵时间；而另一方面，即使在官方通告里，它的意义也仅限于为进一步开展防疫工作打好基础。(1/n)

甚至成片成片地拉去集中隔离也很难称为一种实际的防疫手段，而多少只是为了辅助核酸检测这一获取信息的渠道进行样本固定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说中国正在进行任何抗击疫情的行动，相反，那里目前的所有抗疫都只不过是歇斯底里地获取更多信息的行为。关于如何抗疫的决定一直在难产。(2/n)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其中的执行者或“决定者”的心态：在他们面前有一份规定了在达到某些数据时应该执行某种行动的防疫指南，它看起来科学客观，翔实可靠，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虽然实际上未必）。然而其中缺失的却是关于应该按照什么方法和标准获取信息的指导。当然，这种缺失很合理，(3/n)

毕竟即使它写明了应该怎么做，绝大可能也只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状况（如果实验室性质的条件能实现那也就不需要别的防疫手段了）。于是，事情就很简单了：只要我们尽可能按照理想情况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我们就能知道应该实行的防疫策略，疫情就能得到控制。(4/n)

然而收集信息，获得知识的行为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的。即使不是彻底不加考虑，获知的成本也仅仅是在获知后能很快由巨大的收益弥补的，微不足道的损失。鲜有人把获取关于行动的前提的知识的行为视作行动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防疫的狂热，以及随之而来的无人能（敢）提起的巨大损失。(5/n)

换言之，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并不是国家控制力的过剩，而是从上到下处在那些政治符号中的人对做出政治决断，承担政治责任的胆怯和退缩。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的很多人仍然沉溺在对科学实证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的浪漫派幻想中，认为无止境的核算筛查最终能给他们提供关键性的所需信息。(6/n)

与施米特笔下他们的魏玛同行不同，中国的这些浪漫派大部分都不会是自由主义的浪漫派，他们并不期待辩论能为决断的难产提供帮助。相反，他们更像是一种类法西斯式的，期待一种最终行动为一切回归美好旧时光的努力扫清所有障碍的角色。他们只是没胆自己决定，只能一层层向上索求。(7/n)

最后一次对处在政治符号中的角色的索求所获得（或没获得）的任何答复都会被视为实证性的明示，或暗示。总有些人求无所求，然而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决定被做出，相反，我们只

看到他一遍遍重复“终极的决定是正确的决定”这类套话以避免做出决定,且一再延长大规模核酸检测政策的时间以获得更多信息。(8/n)

因此我们看到的惨剧实际上是由于无法做出决定(甚至积极避免做出决定,因为真正做出决定的人会被视为颠覆者),而在其代价无法被统治性意识形态当成严肃思考的对象的大规模核酸检测的永恒拖延中等待某种神启而造成的。(9/n)

如果我们能学到任何教训的话,就是要将行动的所有前提作为行动的一部分加以思考,不要期待一种神启或者其类似物能介入而使你行动的前提自动地符合现实。换句话说,如果有任何行动能说的上是行动的话,那就是使自己的前提符合现实的行动了。

其他文章 1

当代中国互联网中苏联的两个形象

导言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依我看，这一说法还是略显温和，不如说：历史往往会沦为现世的娼妓。这些被裁剪成只言片语，而后成为特定观念之注解的历史事实，仿佛被榨干的汁水的柠檬，被大众的记忆丢弃，最后只得在一两本专著之中苟延残喘。

我想，苏联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离我们并不遥远，或说我们仍生活在它的阴影或遗址之中；然而他有足够古老，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见证者可向我们传递某种超越观念之障的真实。因此，它成了不同社会观念完美的假面。

虽然所谓“一千名读史者眼中就有一千个苏联”，但我们依然可以尝试从这些散碎的形象中抽取两个理想型(ideale Typ)：列宁的苏联和斯大林的苏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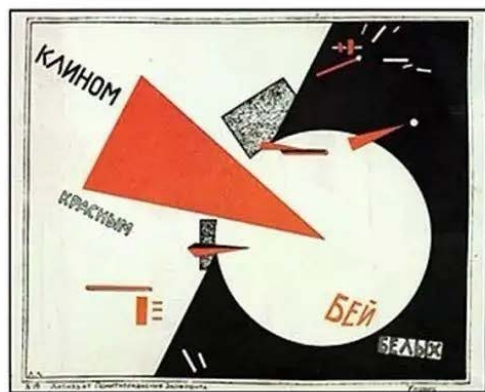
注意，这里面并不是指历史事实中这两个时期的苏联。首先，列宁和斯大林两个人本身就已经被高度符号化了，他们二人的大众形象与我所说的这两个苏联的形象非常的一致；其次，他们执政期间的政策的确是今天我们构建两个“想象的苏联”的重要依据。所以，本文要做的并不是史学研究，而是文化现象的观察。

两种形象：圣徒或凯撒

一言以蔽之，列宁苏联的形象是：先锋的、朝气蓬勃的、现代主义的、理想主义的；而斯大林的苏联是：团结的、强大的、钢铁一般的、冷酷的、压抑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在欣赏苏联艺术时，我们便可以对这两种形象间的差异有更深的体会。譬如最为典型的，就是苏联

建筑的构成主义时代与新古典主义时代两个时代之间建筑风格的差异。列宁时期的构成主义的建筑，当然也包括工艺品与海报设计，有着一种边缘知识分子的激进性与先锋性。甚至可以说，这种艺术上的探索丝毫不落后于欧洲的包豪斯风格、表现主义等流派。这是一种建造新世界的激情，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幻想，是脱离人民的。





而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的风格，这伴随着斯大林的上位而到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离我们而去了，取代他的是一种现代技术支撑下古典的回潮。仅从建筑风格来看，苏联艺术的背后隐喻由“脱离人民的空想主义”转向了“压迫人民的官僚霸权”。这一风格的高潮在二战后七姐妹的建成时使到来。想来如果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天有灵，重游莫斯科，看到这七栋建筑会倍感亲切吧！



苏联形象的分裂也体现在苏联的音乐中。也许建筑和设计还只是通过大众符号的二次创作

为当代中国人所了解（例如关于苏联的绘画设计、二次元形象等）；那么苏联音乐无疑更为我们所熟知。在所谓的苏联红歌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这一清晰的断裂。我们可以把这两种风格分别称为“革命的红歌”与“爱国主义的红歌”。

前者最好的例子其实是《华沙曲》。虽然这首曲子都不是苏联时期创作的，但它被翻译成了俄语，并成为了我们对于苏联之想象的一部分（我们会看到，在这首歌的评论区下面出现的往往是苏联而不是波兰）

Но мы подыдем гордо и смело,
勇敢地起来，骄傲地起来，
Знамя борьбы за рабочее дело,
要为了工人的事业去战斗，
Знамя великой борьбы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高高举起全人类战斗旗帜，
За лучший мир, за святую свободу,
为新世界早来到，人人自由，
На бой кровавый, святой и правый。

这首歌背后的宏大叙事是共产主义革命，而最终梦想则是共产主义：一个人人平等、自由、摆脱资本主义异化与压迫的新世界。

后者的代表则是《神圣的战争》
Вставай, страна огромная,
起来，伟大的国家，
Вставай на смертный бой,
做决死斗争，
С фашистской силой тёмною,
要消灭法西斯恶势力，
С проклятою ордой.
消灭万恶匪群！
Пусть ярость благородная ,
让高贵的愤怒，
Вскипает, как волна,
像波浪翻滚，
Идёт война народная,
进行人民的战争，
Священная война！
神圣的战争！

在这首歌中，宏大叙事换成了国家兴亡与俄罗斯民族的愤怒。除了人民这个字眼(大部分的极权主义国家之中都存在“同质化人民崇拜”这一合法性结构)这首歌虽然表达的是反侵略，但其传达的社会理想与法西斯或者美帝国主义相差不大。

一言以蔽之，这两种形象可以被比喻性地称之为：圣徒的苏联和凯撒的苏联。前者的苏联是一个可望在世界范围内播撒共产主义火种的传教士；后者则是一个专注于帝国之强大的

将军。

两种苏粉：左翼与共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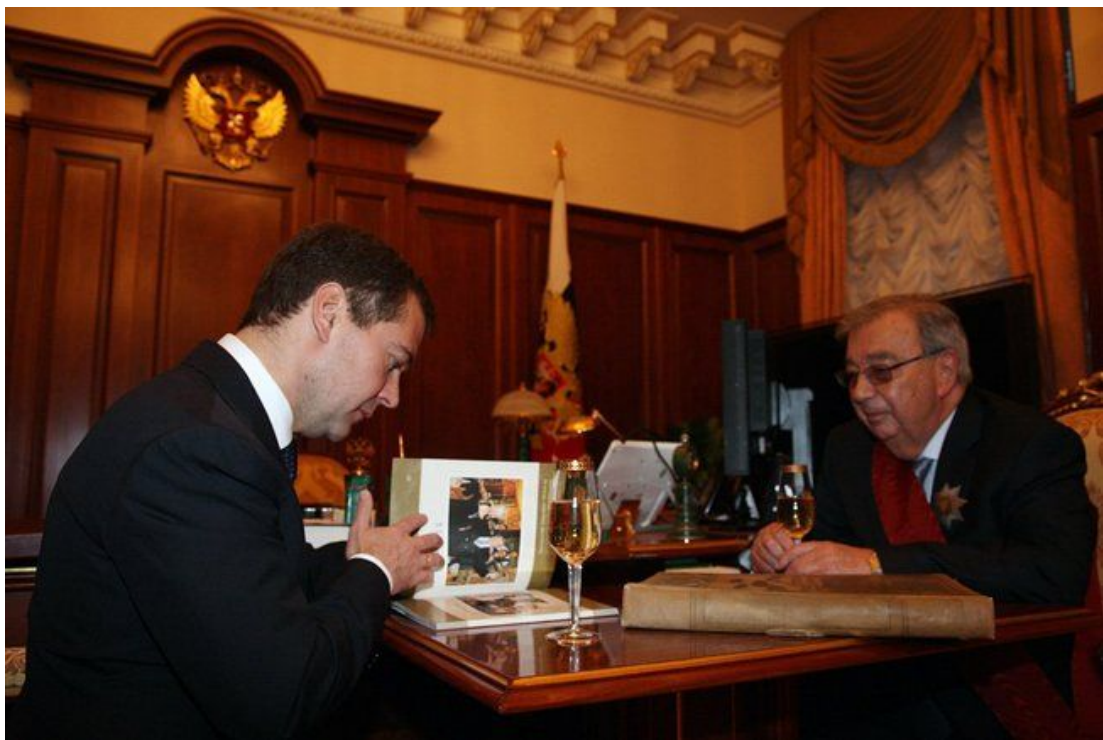
正如我在前文注释提到的，本文谈到的“苏联的两种形象”并不是一个史学划分，而是一个文化现象的划分。换言之，也许这两种形象在苏联社会内部是融合在一起的，而在今天的中国网络世界中则日益分裂成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甚至我们用分裂这个词都不恰当，不如说我们经历着一场“在苏联形象的定义权方面，共趣对左翼神圣的围剿” 因此事实上，列宁的苏联正在离我们远去；更多的人记住的，只是那个沙文主义帝国的残影。

对于共趣而言，苏联意味着钢铁洪流，而共产主义只是这道菜中的一味调料。他们眼中的苏联与纳粹德国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同样强大、万众一心、为了民族与祖国荣耀不顾一切、军容壮盛。对他们来说，早期苏联的先锋艺术是一种布尔乔亚的矫揉造作，工人与农民的苦难总是祖国强大之路上的必要牺牲。而最终在一场场权宜之计的权宜之计中，共产主义被丢弃在了遥远的未来，成为了一个空泛的符号，只里面随便装一些人民，反资本主义之类的东西。

而对于左翼而言，苏联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必要的尝试，更代表着共产主义理想的火炬第一次照亮世界。那个苏联朝气蓬勃，渴望着发动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虽然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个苏联是从人民中来的，这个苏联的领袖是要走到贫困的工人间去演讲的。这个苏联所代表的理想并不止步于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而是有着更多创造性的东西：改革的勇气，创造新世界的勇气。而且苏联也一度是曾经吸引无数第三世界国家革命者的那个苏联：它是切格瓦拉的苏联、是胡志明的苏联、是桑蒂诺运动的苏联、是阿连德的苏联。

因此，共趣与左翼眼中的苏联几乎没有交集。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热爱苏联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是根本不同的。

前者对于苏联的热爱是去政治化的热爱：他们并不会因为他们所谓的政治立场而做出什么事情，他们不会真正领导或参与一场罢工，也不会真的渴望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生活在斯大林苏联的统治之下。而后者对于苏联的热爱则多多少少来自于一种改造社会的激情，纵然这种激情在当今中国不得不蛰伏起来。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与不公，他们多多少少想做一些事情，而苏联这个理想可以帮助他们团结起更多的人。



封面故事

俄罗斯黑暗启蒙宇宙（下）

【阿根廷】海豚编写组（编著）

没有任何事物是一成不变的，时间拥有改变一切的魔力。正如十年之前，梅德韦杰夫是俄罗斯最知名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西方艺术与古典乐，年轻、西化、改革者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而十年之后，梅德韦杰夫却以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俄党主席的身份扮演了唱红脸的角色，屡屡放出狠话，与十年前判若两人。就像普京以墨索里尼为模版立人设那样，梅德韦杰夫曾经有一个自由派的温文尔雅的人设，现在已经不需要了，背后蕴藏的是俄罗斯过去十年以来国家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上回说到，当代俄罗斯政局变动的关键时间节点是 2011 年下半年，梅德韦杰夫遭到由谢钦率领的军功阶层和情报系统的狙击，谢尔久科夫改革被迫中断，俄罗斯政治发展路线从自由派西化改革逐步滑向黑暗启蒙宇宙。

前文提到，2012 年后，俄罗斯政府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人事变化，谢尔久科夫以贪腐为名被解除职务，投入监狱，另外支持军改的俄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国防部其他两位副部长也被一起免职。不过这并不是结束，即使在梅德韦杰夫卸任总统、重任总理、甘居普京身后之后，对梅德韦杰夫党羽的清洗也未停止。2016 年 11 月，俄经济发展部长乌柳卡耶夫因受贿被捕，此人在梅德韦杰夫时期担任财政部长，2017 年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2018 年 3 月，俄最大港口集团苏玛集团（Summa）董事局主席兼实控人马戈梅多夫兄弟因诈骗被捕，马戈梅多夫兄弟与梅德韦杰夫私交甚密，其中哥哥与梅德韦杰夫亲信、被誉为“梅德韦杰夫左右手”的前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是大学同学关系，至今仍未宣判；2019 年 3 月，梅德韦杰夫亲信、前开放政府事务部部长阿贝佐夫被捕，检方先是指控其贪污 40 亿卢布公款，又宣称其贪污数量超过 200 亿，拒绝其保释，至今仍未宣判。以上这些对于梅德韦杰夫派系的清剿，都出自同一个势力之手，那就是由谢钦控制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经济犯罪侦查部门“K 部门”，这一机构被称为“谢钦特种部队”。身为索布恰克帮（圣彼得堡

帮) 三号成员的谢钦为何跳反, 背后原因值得细究。

从公开履历上看, 谢钦是普京的绝对亲信, 扮演了“普京大秘”这样一个心腹角色。谢钦与普京最初相识靠的是同事加校友的关系, 谢钦 70 年代末就读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语言系西班牙语专业, 掌握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毕业后, 谢钦于 80 年代入伍并被派遣到安哥拉、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做随军翻译, 谢钦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 有传言称他当时为克格勃做秘密工作。80 年代后期, 谢钦退伍, 从军队转业回到列大, 担任外事处负责学生出入境和国外实习生手续办理工作等的行政老师, 这一时期恰好是普京被克格勃派遣回列大并投靠索布恰克的时期, 两人应该就是这样认识的。

谢钦后来被调入列宁格勒州州委会对外经贸委工作, 索布恰克是州委会主席。在苏联解体之初汹涌的波涛中, 谢钦坚决站队索布恰克, 做好本职工作, 因此得到赏识, 挤进了索布恰克帮的小圈子, 也在这一时期拉近了自己与普京之间的关系。索布恰克当选圣彼得堡市长后, 将普京提拔为圣彼得堡市外经贸委主任, 普京也将谢钦拉进了这个委员会。后来, 普京转任圣彼得堡副市长, 谢钦开始成为普京的办公室主任与私人助理。1996 年, 由于竞选失败, 索布恰克帮第一次垮台, 关键时刻丘拜斯向普京伸出橄榄枝, 普京成功跳船到叶利钦帮, 只带了一个人去莫斯科, 那就是谢钦。根据当年的俄罗斯畅销书《第一张面孔》("От первого лица") 记载, 普京曾亲口表示: “谢钦在我们圣彼得堡工作过, 在文件记录部工作, 我当副市长的时候, 组建自己的办公室, 看了很多人, 我只喜欢谢钦。我去莫斯科工作的时候, 他想跟我一起去。我把他带上了。” 普京对谢钦的信任可见一斑。

谢钦随后跟随普京开启了一段顺风顺水的仕途, 并一直坚定地辅佐在普京左右。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期间, 谢钦做他的办公室主任; 普京出任副总理期间, 谢钦依然做他的办公室主任; 当叶利钦宣布辞职并由普京出任代总统后, 谢钦被普京任命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 在普京胜选后继续留任; 从 2004 年开始, 谢钦还兼任普京的总统助理。《Le Temps》杂志文章形容谢钦犹如普京忠实的奴仆、惟命是从、“无一事不请教普京而为之”, 谢钦也被称为“灰衣主教”、“普京的影子”。回顾谢钦的政治生涯, 他的发迹得益于普京, 而他也是普京最信任的“近臣”。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政府顾问、瑞士经济学家安德列斯·斯伦特认为, 谢钦就是克里姆林宫的马基雅维利, 是普京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 也因此而得到荫庇和赦免。这种绝对信任并非是无来由的, 谢钦一度是普京麾下最得力的黑手套与刀把子, 帮普京做了很多脏活。比如在打击寡头一事上, 谢钦奉普京之命对俄罗斯最大的私营石油企业尤科斯石油公司发动进攻, 最终成功将叶利钦亲信、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送进监狱。在这其中, 谢钦扮演了总指挥的角色, 后来又参与了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全部法律诉讼过程。在此之后谢钦一度从幕后走向台前, 担任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局主席, 主导了价值 270 亿美元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收购案, 并推动了与俄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合并案, 完成了索布恰克帮对叶利钦帮的财富掠夺。

有着这样的层层身份, 谢钦在 2011 年跳反并对梅德韦杰夫发难的原因就更加扑朔迷离了, 编写组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是, 谢钦与梅德韦杰夫互相厌恶, 这在俄罗斯政坛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梅德韦杰夫作为在苏联时期便开始追随索布恰克的学生运动领袖, 深得索布恰克喜爱, 处在索布恰克帮太子的位置上。所以不难理解谢钦与梅德韦杰夫之间互相不满的扭曲关系, 谢钦这种浊官是干脏活的黑手套出身, 毫无根基, 靠给普京鞍前马后出生入死才获得了今天的地位, 当然看不起梅德韦杰夫这种干什么砸什么的政治废物, 并且对其嫉妒异常, 认为其无非是运气好追随索布恰克早而已; 而梅德韦杰夫这种清贵同样瞧不起谢钦,

在他看来，谢钦这种黑手套随处可见，毫无价值，只不过是自己和普京的家奴而已。第二是，谢钦的地位完全依靠与普京之间的私人关系维持，梅德韦杰夫不需要谢钦。倘若梅德韦杰夫的西式自由化改革持续推进，那么早晚有一天自己这种双手沾满鲜血的黑帮打手会被其他黑手套、刀把子所替代，最终落得一个死在监狱里的下场。在这样的预期之下，谢钦对于梅德韦杰夫的仇恨与嫉妒就更明显了，凭什么有的人需要在刀尖上舔血、而有的人却可以岁月静好立自由派人设，然后随便接班，最后可能还把前者搞死呢？为了避免沦为耗材，谢钦必须做点什么来逃避这种命运。

在 2011 年俄罗斯宫廷政变后，索布恰克帮应该被迫与其他政治黑帮势力达成协议，由其安插人手或者挑选几个黑帮共同认可的“中间人”担任一些重要职位，比如现任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就是这样的。沃洛金原本是商界人士，后来引起了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的关注，在卢日科夫的提携下，沃洛金转向政界，在祖国党总委员会工作。沃洛金此后得到了老普里马科夫的垂青，代表“祖国-全俄竞选联盟”成为国家杜马议员，并在老普里马科夫的推荐下成为党团领导人。此后，三党合并为统俄党，沃洛金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直到 2011 年 12 月，沃洛金一步登天，接替苏尔科夫担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这一人事变动应该就是各帮派协调的结果，沃洛金此后接连担任重要职务，直至升任俄国家杜马主席。此外，对绍伊古的任命应该也是妥协的结果，绍伊古原本是叶利钦帮中层成员，后来转投索布恰克帮，长期担任部长级官员，却无法获得普京的绝对信任。但在此时，缺乏一个帮派的绝对信任反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此人可以以中间人身份调和矛盾。结果也是如此，绍伊古基本终止了谢尔久科夫改革，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拨乱反正”，保障了军功阶层与军工复合体的利益。

当然，谢钦这么做不是没有代价的。在 2011 年下半年的宫廷政变后，谢钦与梅德韦杰夫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而且谢钦失去了普京的绝对信任。据传在 2012 年梅德韦杰夫任总理组阁期间，谢钦是最后一位得到任命的政府高级官员。而且从 2012 年之后，谢钦不再担任普京的总统办公厅主任和总统助理职务，而是重新回到俄罗斯石油公司担任总裁职务，一直当了十年，直到今天，不再直接接触顶层政治也被视为谢钦不再受到普京绝对信任的表现。谢钦这次跳反是否划算是很难评价的，虽然失去了普京的绝对信任，但是打断了索布恰克帮的西式自由化改革，尽可能地避免了自己身死图圉的命运，也算是有得有失。

回顾 2008 年俄罗斯首脑轮替的过程，普京应该是想复刻叶利钦向自己移交权力的过程，自己逐渐退隐幕后，让年轻的梅德韦杰夫站到台前来做恶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将全部权力都转交给梅德韦杰夫。但由于梅德韦杰夫无法获得强力部门的支持，以及索布恰克帮在西式自由化改革中得罪了大量其他政治黑帮、利益团体，最终翻车，并导致俄罗斯政局重回“正轨”。索布恰克青睐爱徒梅德韦杰夫很好理解，为什么普京也如此重视梅德韦杰夫？编写组认为主要有两层原因。第一是，普京也算是索布恰克的爱徒，深得索布恰克信任，索布恰克本人最终甚至因为给普京拉票时劳累过度而猝死。有着这样一层情感因素，普京对梅德韦杰夫这个一个被视为继承导师衣钵的亲师弟的态度应该是极为惺惺相惜的。由于生态位不同，导致其心态与谢钦这种打手家奴截然不同。第二是，在圣彼得堡粮食诈骗案中，梅德韦杰夫曾鞍前马后效力，最终成功帮助普京脱罪，保住了他的政治生命。

根据 Karen Dawisha 的《Putin's Kleptocracy》一书记载，1991 年，在普京在圣彼得堡副市长之初，曾经搞出过一个进口食品诈骗案，差点进监狱，而梅德韦杰夫当时作为首席辩护律师领导律师团百般周旋，最终帮普京脱罪。具体来讲就是，1991 年，苏联刚解体，经

济极度困难，各地连食品供应都无法保障，时任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盖达尔决定下放出口权力，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免税出口原材料跟国外换食物，圣彼得堡的粮食换食物工作由分管对外贸易的普京负责。普京准备两头吃，他找到了自己在东德时期的关系户老熟人米洛什尼科，这个人曾经因为在苏联从东德撤走时挪用 2000 万德国马克而坐过两次牢，现在在经营一家名为 Interkomsentr Formula-7 的贸易公司。普京与此人关系匪浅，直到 1996 年，普京妻子柳德米拉还在用该公司的传真机给朋友发消息。普京跟该公司签订了一份用 15 万吨石油换取 30 万吨黄油、糖和土豆的合同，但这份合同却故意规定，食品未送达的话该公司只需支付 2% 的罚金。普京至少签了 12 份一模一样的合同，总价值一亿两千万美元，结果可想而知，最后连一粒米都没送到圣彼得堡。此外，虽然只规定了象征性的罚金，但普京却给这些合同附加了高达 25% 到 50% 的手续费，光是手续费就收了三千四百万美元。一边跟东德关系户一起侵吞货款，一边靠收手续费直接捞钱，普京在圣彼得堡粮食诈骗案中两头吃，赚得盆满钵满。

普京自己倒是吃饱了，但是没有购买到任何食物的圣彼得堡却在 1991 年冬天陷入饥荒，一时间民怨四起，新闻媒体痛骂《前克格勃上校让圣彼得堡沦为乞丐》。此事引发了俄罗斯食品委员会的注意，食品委员会官员去德国签合同，却被告知合同早就被普京在圣彼得堡签好了，食品也已经运过去了。但调查发现圣彼得堡根本没有收到任何食品，这件事终于引发了怀疑，食品委员会调查组要求普京把合同交出来，被普京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食品委员会调查组直接起诉，在法院传票压力下，普京终于交出了 12 份让人大跌眼镜的“丧权辱俄”的合同：这些合同大部分连罚金都没有，少数有罚金也是象征性的；交易方很多是成立刚刚几天的不知名公司，并且现在早已消失了，一眼白手套；有的合同上甚至连签字都没有。值得注意的是，盖达尔给圣彼得堡批准了十亿美元出口额度，普京只交出了一亿美元的合同，有理由相信普京其实赚了更多。

普京被食品委员会调查组告上法庭，梅德韦杰夫作为首席辩护律师，领导律师团竭力帮他辩护。梅德韦杰夫能言善辩，巧舌如簧，最终让普京成功脱罪。如果没有梅德韦杰夫当时的鼎力相助，普京的政治生命很可能在 1992 年便结束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说梅德韦杰夫是普京政治生命的救命恩人也不为过。这也能解释为何普京如此重视梅德韦杰夫。

所以编写组预测，俄罗斯政局将在 2024 年至 2030 年左右发生剧变。2024 年，普京继续连任的可能性不低，毕竟之前修改宪法时已经清零了普京的现有任期。但普京在 2030 年之后应该无法继续执政，毕竟今年普京已满 70 岁，八年后，一个生活在极寒之地的年近八旬的俄罗斯老人是否还活着都是未知数，执政更是困难重重，所以换人势在必行。从普京继续让梅德韦杰夫担任执政党统俄党主席，兼任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并在俄乌战争以来屡屡放出狠话可以看出，普京应该是希望梅德韦杰夫接任的，而且需要他一扫之前的西化自由派的人设，成为像自己一样的政治硬汉以跟上形势。

但其他政治黑帮派系恐怕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小普里马科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继任者。小普里马科夫是老普里马科夫的孙子，血统高贵，是普里马科夫帮掌握权力的不二人选。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小普里马科夫此前曾长期涉足媒体行业，担任记者、节目撰稿人、主持人，走访过多个国际热点地区，并曾在联合国难民署任职。公开报道称，他在 2018 年之后成为普京“密友”，同年转向政坛，当选国家杜马议员并进入国际事务委员会。2020 年，小普里马科夫出任俄罗斯国合署署长，成为俄罗斯公共外交掌门人，据说这一任命酝酿了四个月之久，普里马科夫帮重要成员、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强烈推荐，老普里马科夫曾长期执

掌的 FSB 等强力部门也大力支持，但是外交部却坚决反对，并表示不希望外人插手。这个“外人”的说法非常暧昧，编写组认为，也可以理解为索布恰克帮不希望普里马科夫帮成员继续侵蚀权力、掌握要职。公共外交是一个露脸的职业，这一人事安排显然是希望小普里马科夫能不断抛头露面，持续提升曝光度和公众知名度，为 2030 年甚至 2024 年的总统大选早做准备。所以未来几年里，俄罗斯政坛应该还会发生不少难以预测、耸人听闻的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

说完了俄罗斯宫廷政变的内容，在这里，编写组还可以顺便说一说当代俄乌关系的演变。乌克兰本来是毫无争议的中立国，禁止加入北约的中立条款原本写在乌克兰的宪法里。在内政层面上，乌克兰的国内政治势力大概是亲西方派与亲俄派各占一半，此消彼长，轮替执政，本来不会对俄罗斯产生任何威胁。事情的变化起源于 2012 年，乌克兰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协议签署在即，而普京却突然要求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府撕毁协议，转而加入俄罗斯主导下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俄白哈关税同盟。这一主张是完全非经济理性的，因为俄白哈等国严重缺乏经济吸引力与市场体量；更重要的是欧乌经济合作协议可以给乌克兰年轻人提供便捷签证待遇以方便他们去欧盟打工，没有打工人会放弃人均 GDP 三万美元以上的欧盟转而选择人均 GDP 一万美元的俄罗斯。但普京一边态度强硬，一边又声称将为乌克兰提供高达 300 亿欧元的巨额优惠贷款以稳定经济，软硬兼施之下，亚努科维奇政府最终把欧乌经济合作协议搅黄了。

这一行为直接引发了 2013 年的广场革命，无数失去了去欧洲打工机会的年轻人上街宣泄愤怒。基辅地区本来就是乌克兰自由派大本营，亚努科维奇发现当地政府阳奉阴违，调不动任何一个人，最后只能派遣忠于总统的军方金雕特种部队下场镇压，搞得狼狈且难看。2014 年，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亲俄派被议会罢免，亲西方的图尔奇诺夫上台。因担心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不会再续租克里米亚军港给黑海舰队等问题，普京决定先下手为强，克里米亚危机就此爆发，同时俄罗斯还试图策动乌克兰国内的俄罗斯族分裂，并成功将乌克兰东部两州拖入泥潭。这一系列行为不仅使俄罗斯遭到国际社会严厉制裁，被踢出 G8 等大国多边治理机制，还导致了乌克兰国内的亲俄派政治生命基本终结。最终在 2018 年，乌克兰最高达拉修改宪法，不仅去除了中立国条款，还将加入欧盟和北约写进其中。

单纯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评价，普京对乌克兰的行为是一步接着一步的臭棋。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安全悖论”（Security Dilemma）理论，而普京刚好掉入了这个陷阱中：一国自认为能增进自身安全的措施，在另一国看来却是进攻性行为，当各方都将对方的防御行为视为潜在进攻时，一方自认为增进自身安全的措施反而遭致了减少自身安全的后果。今天瑞典、芬兰这两个冷战时期都未加入北约的长期中立国宣布放弃中立地位、加入北约、使北约成功北扩便足以说明这一点。但如果立足于俄罗斯本国政治黑帮的视角，那么这一切行为都极其成功，其核心在于俄罗斯高层的战略方向问题。从谢钦宫廷政变到侵略乌克兰引发国际制裁，俄罗斯的其他政治黑帮势力成功阻止了梅德韦杰夫带领索布恰克帮所进行西式自由化改革，不仅打断了其进程，还进一步通过引发国际制裁的方式断绝了之后的可能性，从而保住了大家的利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俄罗斯政治黑帮们还将继续输出战争、动荡、饥荒与灾难，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统治，使其政治生命走得更远。

以上是波萨达斯黑暗启蒙宇宙第二集，本集内容梳理了当代俄罗斯宫廷政变的经过，剖析了相关可能的原因，并对未来做出预测。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海豚编写组将继续为大家展示，俄罗斯的政治黑帮们是如何与其他国际政治力量相互勾结，以输出黑暗启蒙，大家敬请期待。



环球观察

伊拉克战争的起源

众所周知，抗带乎 N 另类右们与各路翼赞畜生最喜欢把伊拉克作为反美和反西方世界的借口，甚至是在俄军铁蹄明确践踏侵略乌克兰的今天，都有畜生跑出来洗地称“美国侵略了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而庙堂之上的外交部兼内宣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也公然无视俄军侵犯乌克兰主权的事实，将“美国洗衣粉”作为反美挺俄的借口。仿佛在疯狂宇宙里，伊拉克本来是一个富饶和谐流着奶与蜜的国家，仁君萨达姆先生奉行善政良制，关爱着伊拉克帝国的全体子民，直到美国侵略者终结了这一切。畜生们的意淫与悲惨的现实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以至于我老人家觉得有必要正本清源，梳理一下萨达姆先生的光辉事迹，把恶魔的面皮揭下来给波友们看一看。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伊拉克人民从来没有过上过哪怕一天的富饶和谐的日子，而在 1979 年萨达姆政变上台后，连过上这种日子的希望都没有了。即使在你球多如牛毛的独裁者里，萨达姆先生也能排进最恐怖、最死妈、最邪恶名单的前五名。萨达姆先生所犯下的罪恶包括但不限于：

1963 年，在政变前，作为伊拉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萨达姆对前执政党伊拉克共产党展开血腥镇压，**虐杀了 1400 名共产党人。**

1979 年，在政变后血洗伊拉克政府，**屠杀了超过 30% 的伊拉克高官。**

1980 年，侵略伊朗，发动两伊战争，导致了两国近百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沦为难民，民生治安进一步恶化。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伊战争中萨达姆先生大规模地、肆无忌惮地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 20 万人死亡的惨剧。**伊拉克掌握着强大的化学武器能力，鼎盛时期国内有着五到六家化学武器工厂，24 小时加班加点持续运作，化学武器年产量近万吨，足以装填 50 万枚化学炮弹。伊拉克拥有着芥子气、沙林、路易氏剂、VX 神经毒气等多种多样的化学武器，掌握着爆炸型、燃烧型、布洒型等丰富的弹药种类。化学武器从此成为了萨达姆先生的心头挚爱，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竟然开始动用化学武器屠杀本国人民。

1982 年，因为自己的车队在路过杜贾尔村时遭到袭击，萨达姆先生将全村 1000 多人全部

监禁起来并残酷虐待，**屠杀了 140 名什叶派穆斯林村民。**

1983 年，萨达姆先生**屠杀了北部库尔德地区领袖、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巴尔扎尼所在部族的全部 8000 余人。**

1988 年，萨达姆先生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库尔德人城镇哈莱卜杰，**屠杀 5000 余人，致残致伤上万人。**

可能是因为在上次的行动吃到了甜头，同年 3 月 15 日，萨达姆先生发动安法尔行动 (Anfal，意为战利品)，开始使用化学武器对整个库尔德地区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萨达姆先生使用了沙林、芥子气和 VX 神经毒剂，**造成至少 18.2 万人直接死亡、超过 50 多万人间接死亡**，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儿童、近 2000 个村庄被全面摧毁、数十万库尔德人被迫沦为难民。萨达姆先生的表弟、时任伊拉克国防部长马吉德亲自指挥了大屠杀，并且在电视上叫嚣“不听话的平民都该图图”，因此得到了“化学阿里”这一绰号。

1991 年，萨达姆先生镇压了几场北部库尔德起义和南部什叶派起义，再次使用使用了化学武器，**屠杀了 10 万库尔德人与 13 万什叶派穆斯林**，上百万人沦为难民。

知名作家林达夫妇曾作为《新京报》记者采访过库尔德地区哈拉布伽，他们对库尔德地区所遭受的苦难记忆深刻，即使已经过去 20 余年，这里依然挣扎在泥潭中。他们回忆称：

“我在采访的时候，一个体育教师一直陪了我一整天，脸上没有过一丝笑容。我给他拍过一张照，后面是他死于化学武器的妻子和全部 6 个孩子的象征墓地。”

即使在你球历史上汗牛充栋的独裁者中，也鲜少有人敢对本国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进行种族灭绝，萨达姆先生的邪恶程度恐怕比撒旦先生本人还强，瓶子跟他比就像是幼稚园的小学生。

为了对付沼泽阿拉伯人，萨达姆先生下令排干两河沼泽，这一举动不仅**屠杀了 20% 的沼泽阿拉伯人**，还永久性地、不可逆转地毁灭了阿拉伯河下游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

萨达姆先生不仅残酷地对待伊拉克人民，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亲人。在萨达姆的授意下，马吉德亲手杀死了萨达姆的两名女婿、他们的五名哥哥姐姐以及萨达姆本人的六名孙子孙女。萨达姆二儿子库塞的岳父、第三军团司令、战争英雄拉希德将军，仅仅因为在两伊战争期间以军械不足为由（事实确实如此）反对出兵，便被萨达姆先生残忍处决，与之一同被处决的还有整个第三军团数百名将校军官。萨达姆从小吃住在自己亲舅舅家，学费都由舅舅出，舅舅是他加入伊拉克复兴党的介绍人，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然而当他与舅舅的儿子阿德南因为入侵科威特问题吵架后，萨达姆先生制造了飞机失事暗杀了阿德南。

在萨达姆先生对自己家族和整个国家残酷暴戾下，他的两个儿子终于也成为了与自己一样的怪物。萨达姆大儿子乌代是知名的中东恶少，掌握着准军事组织“萨达姆敢死队”，早早地被内定为接班人，享受与萨达姆相同的生杀大权。他拥有着大量豪车，光是劳斯莱斯轿车就有 18 辆，在行宫里甚至有狮子笼。这个残忍好色的小独裁者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开车去街上闲逛，看到漂亮女性便指使手下将其绑架到自己的私人俱乐部，对其进行惨无

人道的性侵。在 2002 年，乌代还曾强迫学校女教师为其搜罗未成年女性，在这位女教师良心发现向朋友曝光后，乌代不仅指使手下轮奸了她，还用她的丈夫与儿子喂狮子。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岳父被亲爹残忍杀死，他的二儿子库塞相对老练持重一些，但也喜欢在海湾国家的奢华夜店一掷千金。

因为发动两伊战争，伊拉克总共欠下了海湾各国超过 1000 亿美元，其中欠科威特 150 亿美元。内外凋敝的伊拉克根本没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于是萨达姆先生睿智的大脑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只要入侵科威特，把科威特变成伊拉克领土，那么伊拉克不仅将获得巨量油田，而且所有债务一笔勾销，赢麻了。这场战争屠杀了超过 1000 名科威特公民，导致 40 万科威特人沦为难民，也埋下了萨达姆先生灭亡的祸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萨达姆先生喜欢跟恐怖分子贴贴，并且明确支持恐怖主义（这一部分在后面详谈），但是他本人并不是什么极端穆斯林，相反的是他是一名世俗独裁者，这一点阿合马的相关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萨达姆先生致力于民族发明、国家建构与宣扬民族利益，以实现“伊拉克民族的伟大复兴”，对教权派主张却兴趣缺缺。萨达姆先生喜欢自比汉谟拉比，将伊拉克民族的身份认同跟古巴比伦王国扯在一起。根据萨达姆政府的主流宣传，伊拉克国家的法统继承来自古巴比伦、苏美尔和阿卡德；古典文字是楔形文字；祖先是汉谟拉比大帝。在他政变的第二年，萨达姆先生便下令重建古巴比伦城。在两伊战争时期，萨达姆先生用“苏美尔抗击埃兰侵略”来进行战争动员。在一幅知名的萨达姆时期的宣传画中，萨达姆本人从汉谟拉比大帝手中接过国家权柄。在 1981 年的一次城市庆典上，伊拉克副总统马洛夫进行了演讲，由萨达姆本人授意写就的讲稿中写道：

“我们伟大的人民，伊拉克的不屈子孙，尼布甲尼撒和艾尔卡卡的后裔……幼发拉底河的子民，希拉城的人民，你们是在尼布甲尼撒的往日余晖中向萨达姆的卡迪西亚致敬，是萨达姆将我们的历史成就，与我们的当今联系起来。我们今日的成就，实现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飘扬的胜利旗帜。”





图为前文所述萨达姆政权时期宣传画

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公开理由恰恰是出于民族主义的。伊拉克的主体是奥斯曼帝国行省巴士拉，当时的科威特是巴士拉行省的一个县。早在萨达姆先生上台前，1973年3月，就曾发生过伊拉克军队袭击科威特边防站并打死科威特士兵的事件，在事后伊拉克方面无耻地表示：“科威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我们绝不承认被打死的两人是军人身份。”——恰如普特勒先生今天的流氓发言。而在萨达姆先生的伟大统治下，伊拉克的死妈程度变本加厉，最终发展为科威特战争。

根据中文维基百科，入侵科威特一事上被伊拉克宣传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以支持其合法性。科威特被描写为伊拉克自古以来的一部分，被英帝国主义者分割，而占据科威特则是建立大阿拉伯联盟的一步。此外，在宣传中还有其它一些说法。除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名义外，萨达姆先生还称占领科威特是重建巴比伦帝国的一步。中东的其它一些事件也与入侵科威特有关——巴勒斯坦大起义正在如火如荼，而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都对西方国家有依赖性，于是萨达姆努力将自己建立成一个能站起来反抗以色列和美国的政治家形象。

萨达姆先生这种极度践踏国际秩序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致了最大程度的反击，毕竟彼时你球的德性还没有今天这么低下。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天，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要求其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8月6日，安理会通过第661号决议，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11月29日，在萨达姆先生对此完全置若罔闻的前提下，安理会通过第678号决议，授权联合国成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美国根据授权组建多国联军，1991年1月17日，“沙漠风暴”行动开始，海湾战争就此打响。所有独裁者都是色厉内荏的，在联军摧枯拉

朽般的攻势下，2月27日，萨达姆先生就绷不住了，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无条件接受决议，次日海湾战争便结束了。

海湾战争后，4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87号决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废除伊拉克的生物武器、化学武器与中远程导弹能力，同时禁止伊拉克研制和拥有核武器，这一委员会被简称为联合国特委会，主席由前澳大利亚驻日内瓦裁军代表理查德·巴特勒（Richard Butler）来担任。当然，萨达姆先生这个流氓政权的独裁领袖将会怎样对待联合国调查团，波友们懂的都懂。联合国特委会的工作受到百般阻挠，举个例子，曾发生过特委会核查人员从前门进入军事设施，违禁武器被伊拉克人从后门撤走，并被天空中的美国侦查飞机抓获现行的搞笑事件。同时，萨达姆先生还在试图武力镇压北部的库尔德起义与南部的什叶派起义，以至于英美联军不得不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划设禁飞区。终于，忍无可忍的巴特勒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特委会无法完成核查工作。1998年10月31日，萨达姆先生倒打一耙，停止了与特委会的一切合作，并将联合国工作人员逐出伊拉克，并要求联合国解除巴特勒的职务。巴特勒如此评价萨达姆政权：

“伊拉克从不信守承诺：不诚实披露其被禁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武器能力；单方面销毁武器，以确保特委会永远不知道其持有武器的全部性质和范围，且不在任何国际法要求的国际监督下；同时还积极对特委会隐瞒武器与违规零部件。……伊拉克这种反复无常和执迷不悟的行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12月17日，英美联军对伊拉克发动“沙漠之狐”行动，空袭疑似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军事设施。这标志着海湾战争后试图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的主张基本破产。

在这一时期，为了避免伊拉克出现人道主义灾难，联合国批准伊拉克进行“石油换食品”计划（OFFP）。联合国允许伊拉克出售价值650亿美元的石油，但是这笔款项必须首先用于偿还科威特战争赔款，其次将至少460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用途。联合国规定，伊拉克方面发出的食物订单可直接满足要求；日用品订单需经过审核才能购买；禁止购买所有可能用于研发制造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的相关产品，这个“可能”的说法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所谓的“鲍威尔洗衣粉”的来历，这一段放在后面细说。当然，萨达姆先生并没有遵守任何规定，被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平民的资金微乎其微，同时伊拉克仍然在试图从各种渠道获得危险原料和高危武器。

国际社会的耐心正在迅速耗尽，2001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为伊拉克境内存在着极其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2002年9月，美国认为伊拉克公然违反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资助恐怖组织盖达组织，收容保护从阿富汗流窜至境内的恐怖分子。终于，最后通牒的这一天到了。在发布了第660号、第661号、第678号、第686号、第687号、第688号、第707号、第715号、第986号、第1284号十个安理会决议后，2002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以15:0的票数（包括中国）全票通过了第1441号决议。决议认为，伊拉克在安理会第687号决议的背景下继续违反停火协议并拒绝裁军；伊拉克不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继续进口高危武器；伊拉克拒绝向科威特在1990-1991年中的战争造成的损害提供赔偿；决议最终表示，这是萨达姆先生“最后一次裁军的机会”。

无法无天、不可一世的独裁者萨达姆先生终于慌了，无条件接受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重新允许联合国核查组人员进入伊拉克，但是为时已晚，美国人的耐心已经耗尽了。2003

年 2 月 6 日凌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特别会议，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全部理由，包括萨达姆先生在被制裁期间依然试图从 11 个国家获得用于核武器的高纯度铝管、研发移动生物武器制造车、拥有远程导弹发射基地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化学武器能力。

前文提到，伊拉克是一个被制裁被封锁的国家，而网开一面的“石油换食品”计划禁止伊拉克进口所有可能用于研发制造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相关产品，**注意，仅仅是可能**。而在 2002 年 10 月，伊拉克向德国化学工业巨头德固赛公司进口了高达 25 吨的 Aerosil 品牌超细二氧化硅粉末，这就是鲍威尔手中的“洗衣粉”。这种粉末一旦与伊拉克现有的化学武器，如炭疽杆菌或 VX 神经毒剂结合起来，便可成为极具杀伤性的剧毒粉末化学武器。美国国防部认为这种粉末状化学武器可以轻易穿透碳防护层的美军现役军用防护服，杀伤全副武装的美军。同时，伊拉克军方被美国情报部门监听到下达了“清理所有地区，包括废料场，确保没有任何遗漏”的命令；伊拉克政府官员将敏感材料放在汽车中，每天绕着城市跑，以躲避联合国审查；萨达姆先生还逼迫手下科学家签署死亡协议，一旦他们对联合国核查组说出实情，将被视为间谍泄密行为，会被杀全家。



图为美国侦察卫星拍摄的伊拉克远程导弹发射基地

此外，伊拉克政府还深度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伊拉克收容保护了本拉登的同伙阿扎卡维与盖达组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01 年间，伊拉克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直扮演着伊拉克政府与基地组织联络员的角色。萨达姆先生是知名的恐怖主义支持者，除了支持盖达组织外，早在 90 年代，基地组织便成功扎根伊拉克；萨达姆先生曾宣布为每个巴基斯坦人肉炸弹袭击者提供 2.5 万美元；在 911 事件之后，萨达姆先生是你球唯一一个公开祝贺本拉登成功发动袭击的国家元首。

鲍威尔以“我们已经受够了”作为自己演讲的结语。3 月 20 日，英美联军发动攻势，伊拉克战争打响，这就是伊拉克战争的起源。战后，萨达姆先生与他的表弟“化学阿里”马吉德均被新政府正义处决，结束自己罪恶的生命；他的两个儿子负隅顽抗，死在了美军的攻

势中。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英美联军并未找到伊拉克政府新生产的化学武器的证据，小布什政府认为萨达姆在联军行动前便销毁了所有人证物证——这种说法确实不太能站得住脚。鲍威尔对此道歉，并因此于 2005 年 1 月引咎辞职。但他真的做错了吗？

一个靠军事政变上台、残酷统治两千万人民、对内实行恐怖统治杀死 50 万人、对外随意侵略肆意践踏他国主权的死妈独裁者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张牙舞爪 20 余年，这难道不是人类世界的悲哀吗？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正义不会自己伸张。国际关系大师罗伯特·吉尔平在他重要的“霸权稳定论”中，突出提到了“霸权自我牺牲”这一概念，而美国显然就是那个需要“恪守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霸权牺牲国。如果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决议都没有具体国家来执行，那么联合国与国联将没有任何区别，总要有一个或几个国家站出来做这些脏活累活，而这种东西是多做多错、不做不错的。今天显然少有国家想这么做了，新自由主义死爹烂妈的现实是你球人类德性进一步降低的具体体现，如果自由世界的领袖们认为廉价油气或低人权血汗工厂所换来的选票比他们所恪守的价值观更重要的话，那么他们确实只能点灯支持乌克兰，这个世界秩序与国际体系也确实应该解体——更别提还有一个寄生在上面盈利却毫不掩饰自己帝国主义本质的重量级国家。而吉尔平也早早预言了这一点，吉尔平认为，根据边际效益递减理论，霸权国支付维持霸权的成本逐渐增加，获得的收益却逐渐减少，霸权国必然衰落，而那些寄生在霸权体系内的“足以损害这一体系、却不足以稳定它”的白搭车的霸权挑战国家(free riders)将加速这一过程。霸权国最终必将灭亡，而世界政治与经济也将因此陷入混乱。

约翰·密尔在他震古烁今的名作《论自由》中对真理与谬误有着一段准确的判断，我老人家倒是觉得，把它化用为评价正义与邪恶也很合适。那么由我简单改动几个词汇，把这段话贴上来，献给所有波友：

「确切地说，正义总是能战胜迫害的说法，只是一种美丽的谎言，人们彼此津津乐道，直至最终成为陈腔滥调，但一切经验都与之恰好相反。正义被迫害扑灭的例子史不绝书。

认为正义仅仅凭其正义性，就天然具有抵御邪恶的力量，能够战胜地牢与火刑，乃是一种空洞无凭的侥幸心理。人们对于正义的热情并不一定就强过邪恶，法律或社会惩罚的多次运用，总是能成功地阻止无论正义或是邪恶。

正义的真正优势在于，如果一种主义是正义的，它虽可能被扑灭一次、两次以至多次，然而在悠悠岁月之中，总会有人重新发现它，直到有一天它的重现恰值一个有利的环境，成功地逃脱了压迫，再到它经受住了随后所有镇压它的企图而大步前进。



其他文章 2

反日亡国论：诅咒日本的日本人

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日本共运开始转入低潮，原来的左翼活动家逐渐转向。仍然有不少坚定的战士留在了左翼阵营，但其中也有少数人因为悲观绝望而精神错乱，走入歧途。所谓“新左翼”活动家大森胜久，就是这些牛鬼蛇神里相当辣眼的一位。他的主要“功绩”是提出了彻底消灭日本民族的“反日亡国论”（Anti-Japaneseism）思想。

大森胜久的理论认为，单单支持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反对明治以后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能根治日本的侵略性。日本民族从古代历史一开始就是侵略成性的，需要彻底予以消灭。他认为，日本人需要充分自觉到自己属于“犯罪民族”，日本犯下了无法偿还的深重罪孽，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国家。将日本视为祖国，就是最大的反动思想。

抛弃马克思主义

与大森观点相似的活动家梅内恒夫，曾经在他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起草的文件里写道，“我们要打倒日本，就不能囿于马克思主义的既存观念。”后来观点相近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也在声明中说过，“现在殖民地人民把日本无产阶级看做仇敌，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要用“殖民地人民的反日感情”代替马克思主义。

“反日亡国论”认为，日本民族的侵略性并不能通过革命抹去。日本人从开始以来就带着侵略的基因，与和平是不能相容的。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让日本从地球上消失，日本人的邪恶血统彻底灭绝。

否定阶级斗争

它认为，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一样，都是剥削殖民地人民的加害者与受益者。如果强调阶级斗争，就是洗脱了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罪责。后来，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成员黑川芳正解释说，“不是从阶级的观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阶级的观点包含在反对整个日本中”。

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这是超越革命思想的一种新思想，应该分类为“反日思想”，是对传统革命理论哥白尼式的突破。

排斥日本文化，攻击工人运动

反日亡国论认为，日本国名和“日出处天子”有关系，与天皇制度密不可分，同时也是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极端傲慢。

它同时认为，大和人是欧亚大陆来的游牧民族，抢夺了原住民的土地。拒绝被殖民者同化的原住民，就被称为“部落民”，在整个中世纪，大和人一直在侵略和压迫部落民。到明治时期建立北海道，吞并琉球王国，侵略才算正式完成。按照它的说法，这证明了日本人固有的侵略性。

从这里出发，它明白地否定了日本历史上的所有群众运动——因为所有日本人都是压迫阿依努人，琉球人的罪犯，所以农民起义和工人运动都是狗咬狗。自然，二战后到当代的日本工人运动也在他们反对之列，理由是日本人在经济腾飞以后，就已经全部资产阶级化了，靠剥削全世界生活，所有对生活改善的要求都是为了分赃。

消灭日本的计划

理论认为，既然越南战争能够以小博大，消耗美国的国力，对日本也应该这样做。首先是要在韩国鼓动反对日本的情绪，促使韩国军官“苦跌他”推翻亲日政权，清洗亲日派，然后对日（同时对美）开战，起码要干掉 10 万日本兵。与此同时，琉球也要宣布独立。同时北海道的阿依努人奋起反抗，建立阿依努苏维埃共和国，把北海道定居的 500 万日本人全都干掉。之后，世界各地的赤军要行动起来，阻止原油和工业材料运往日本，让日本在封锁中灭亡。

事成之后，对日本人要进行彻底的大审判。除了完全抛弃日本民族认同，早先就为了反日而斗争的同志可以无罪以外，剩下的日本人要不分男女老少，全部处决。

结尾

应当说，这个理论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从来没有多少人支持过。即便在观点相近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组织内部，也从来没有取得过一致的看法。**就连提出理论的大森胜久本人，后来也转向了。**点开他的个人网站，劈头就是一句“我要为了日本和自由世界的安全保障而奋斗”。

随着时过境迁，烟消火灭的它被新的法西斯分子挖出来，成了攻击左翼和民主主义者的靶子。

然而虽然这些理论荒唐无稽，不值一驳，它们的影子却没有消失。如今互联网上，我们还是依稀能够见到与他们相似的人——对本民族全体人民毫无理由的仇恨，疯狂的战争叫嚣，还有对不了解历史的民族莫名其妙的崇拜……

当然，他们比起当年的反日亡国论者还是差远了。日本这一班新左翼尽管终究没有找到正确

的道路，但他们仍然有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战斗激情，有着向旧世界宣战的气魄，有着无论对日本还是英美的帝国主义行径都毫不妥协的精神。第三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中，仍然有着他们的一点功劳，即使微不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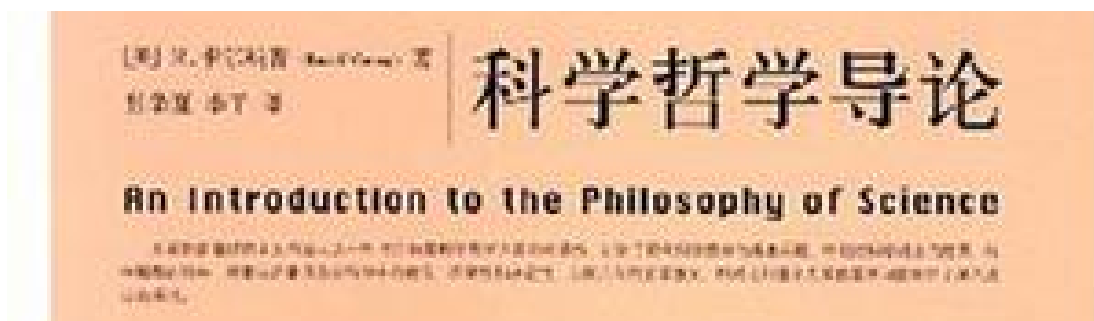
而现在的这些徒子徒孙们，才是真的除了愚蠢，软弱和犬儒，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指责之后与其扭头就走，倒不如想想，他们这样发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最后，就用“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领导人大道寺将司的一段回忆结尾。

很多日本人觉得，只要他们自己高兴，无论美军屠杀越南人，还是日本支持韩国和菲律宾的专制政权，都不用在乎。因为这样，我们陷入对日本人民的绝望和怀疑中。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所有日本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性命，都不当一回事。

但我们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我们自己也是日本人民的一员，无论对日本人民是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必须和他们一起走下去。



其他文章 3

哲学和科学的大战？差不多得了

刚刚刷到一个视频，内容是复读知名科学还原论者温伯格的暴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N4y1K7c5>

为什么这年头的科学还原论者和哲学还原论者总想做对方的老爹呢？大陆哲学王骂完所谓实在论后给出的所谓替代方案就是各种形式的观念论，活力论，唯意志论，经常试图为人类赋予某种本体论上的特权。而所谓科学还原论者一边抱怨哲学不能为科学服务，是没用的学问的同时，却将智识封闭在了特定的区块（搞的什么都必须实用似的）。

在这个评论区里的所谓后康德的大陆哲学王们引以为傲的是，哲学能为主体性提供依据，能提供反思，而科学本身不能…我想我们当然可以承认科学本身不能，但是彻底摆脱科学空谈的哲学不也是独断的吗？承认科学的相对自主性有那么难吗？学院派哲学家们所诉诸的无非是哲学还原一切的合法性，讽刺性地和科学还原论者达成了知识分工的合谋。

“如果说对表象的关注——从笛卡尔到塞拉斯的认识论演变的问题框架中居于核心地位——受到了那种不仅要理解、而且要帮助科学去解释世界的欲求的鼓舞，那么新近一波通过解除表象来清除认识论的努力，就可以被看作一种认知恐惧症(cognophobia)的症状，这种恐惧症从尼采经海德格尔直到拉图尔一直存在，激发一部分哲学家齐心协力地去遏制(如果说不能抵消的话)科学理解所带来的那些令人不安的影响。”②

①与此几乎相同，那种认为所有都是实在的断言与没有任何东西是实在的断言这两者也变得无法区别：消解显象与实在之间的差异，这种所谓的“实在”容易受到一种实际上使它变得一文不值的夸大之辞的影响。”

（布拉西耶《观念与对象》）

很多拉康小鬼都爱把齐泽克当作某种指导哲学。我发觉齐泽克一个令我不满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为“科学”划分一个本体论的领域，以至于他甚至主张某种“观念论的唯物主义”——虽然他援引了部分量子力学，虽然他这些年不厌其烦地讨论后人类，气候变化以及神经科学…齐泽克的概念资源以及方法被证明是远不充分的，你会发现齐泽克自己都承认，他提不出什么系统的批评，他只是在呼吁左派关注这些问题，但是这显然没有得到各路新齐泽克主义者们的重视…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在气候危机等后人类状况面前能有什么特别肯定的答案吗？这当然不是说齐泽克就是某种反科学主义者，但是你很难在他的哲学体系里得知到底要怎样看待科学。

在这个节点上，出于某种对抗的心理，我尝试去发现左圈里更冷门的巴迪欧和哈拉维（德勒兹还是很火的，他的哲学也充分地从科学中汲取养分，尤其是生物学，微分学和地质学）。巴迪欧的科学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问题的，他只关注数学化的科学，这意味着至少生物学和地质学在巴迪欧那里失去了本体论的资格，而这两学科是面对生态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到的。但是巴迪欧的卓越之处在于他肯定了科学作为哲学之外的自主条件，同时也没有走向科学还原论，将艺术和政治驱逐除出思想的范畴。哈拉维同样也承诺了科学与其他学科平等的认识论地位。我以为，部分齐泽克主义者的反科学主义甚至蒙昧主义的倾向是与齐泽克本人对于科学的认识论地位语焉不详相关的。这在某位知名网哲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前脚批判完科学实在论，后脚却对替代性的认识论是什么闭口不谈，同时继续纯粹在隐喻的层面使用科学的词汇。诚然，将现行的科学结论直接挪用会有很大麻烦（我们都知道，科学是发展的，你不能直接说某个理论是最终的正确，比如弦论），但这不是置科学于不理的理由。

最终，所谓科学真的需要和哲学大战吗？无论在何种角度看来，流行于欧陆哲学的现象学的再现主义和人本主义方案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它尤其是无法处理新技术和科学：人工智能有无自我意识和主体性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它可能不需要也能非常智能；脑机接口会不会摧毁主体间性也不重要，因为我们早已是赛博格了；科学会不会摧毁我们常识中的各种意义也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们早已生活在上帝死亡之后的世界了；海德格尔的大地乡愁在气候危机面前就像过时的笑话。利奥塔早已毒辣地指出（至少部分正确），“对哲学家来说，我们所谓的现实是单子论的实现，意即形而上学已经终结了，因为物理学已经实现了它”，事实上，如果形而上学不接受科学的挑战，那它的灭亡是迟早的事。哲学如果想和科学做对手，看不出有什么赢的可能。但是又何必开启这一战争呢？如果哲学不是与科学以及其他思想的诸条件之间建立起一种“不可能的关系”？

文艺创作

《众神的体检》

1

这份差事是老胡给我介绍的。说真的，一开始我甚至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这是个容易活。

老胡当时说的天花乱坠——工作非常简单。对我这个无业游民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唯一的任务就是坐在那个不锈钢制成的大盒子中，拿着棉签等待窗口外面伸过来的喉咙。简单易学，浅显易懂。不是么？而且还有钱拿。对于我这个家里蹲来说是摆脱灵活就业和嚼舌头的老妈的有效方式——于是我最后糊里糊涂的点了头，这就导致了我现在穿着一身塑料袋一样的防护服蹲在这里。现在想想，我感觉仅仅是因为老胡缺个安全可靠又好忽悠的苦力罢了。不幸的是，我相当符合。

于是今天就是我上班的第一天。我甚至不知道这到底能不能算是上班。现在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多，我已经穿着这身热死人的衣服蹲在了那小窗口的铁栅栏后面等待着探监。探监。这个词真的很不错。因为它相当有效的形容出了我对这个小小铁笼的第一印象。我看着周边的这一堆堆瓶瓶罐罐还有卫生棉签——说真的，我对医学一窍不通。老胡说只要按顺序把这些玩意插进人的嗓子眼里就大功告成。但我却不由自主的瞎想别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些棉签上下毒怎么办？或者我一不小心没有捅进某人的嗓子，反而捅进了某人的眼球呢？毕竟我可不是医生。他们说没有驾照的人不能开车。没有医学执照的人能够给人体检吗？我会不会就是那个没有驾照就把一辆大卡车开上高速路的家伙？听说曾经有个疯子开着一辆租来的车在高速路上杀了三个人。他有医学执照么？

这个时候老胡拉开了门。

“好了兄弟。让我们今天赶紧在十一点前整完——这样我们还能赶上午觉，我昨晚睡得没那么好。”他就那么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嘟囔着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个手机，然后看了看之后把手机扔给了我：“我来教你一些非常简单的基础常识。首先，当有人过来的时候，你要求出示他的身份证件，然后用这个软件的摄像头把他的身份证扫下来。然后，让他张开喉咙，把那个棉签塞进他的嗓子眼。就像草批一样插进去，然后旋转一圈，最后那么沿着四周都擦一遍——大功告成。有时候有的人也会跟个娘们似的有敏感点，那时候你就小心点别把他捅高潮了就行。最后，把那个棉签扯断，放进那个装着红色液体的瓶子里搅拌一下，最后贴上标签就结束。明白了么？”

我愣愣的看着他递给我的那个手机。

然后抬起头。

“……那你干什么呢？”

“我？我有个大便秘解决一下。你先帮我在这个亭子里呆着。”老胡就那么对我摆了摆手——看来我对这个笼子里有两个窗口的理由猜对了一半。但我却没猜对老胡叫我过来的理由：“我先去上个厕所。一会可能有人先过来，你就按我说的做给他们好好伺候明白。我一会就回来。”

他打着哈欠又拉开了门。然后消失在了铁笼外面。

我应该能猜到会发生什么的。因为他身上根本就没穿着防护服——不是那巨大的白色塑料袋，而是一身满是休闲意味的T恤衫，如果我没看错上面大概还沾着口红印——或许这就是他昨晚没睡好的理由。而现在他可能要去继续昨晚没做完的事情。所以他把我找来了。就像经典电影里的剧情，有人因为别人的陷害而无辜进了监狱。而我需要用这个卫生棉签捅个十年才能逃出生天。

总之他就是走了。拍拍屁股，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铁笼之中。

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骂人——虽然我可以揪着老胡的脖子质问他到底坑了多少次人了，但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反正我就是那种看着就相当好欺负的老实人。所以我现在只能在那栅栏后面默默诅咒——祈祷天上一道雷把那个什么爱情酒店劈成平地啥的。或者至少下点雨也行。对我现在来说唯一的幸运大概就只有外面下点雨了。这样能够勉强让我轻松一下，让我能有空玩个手机之类的——毕竟谁也不会顶着大雨来做这种事。不是吗？

我这么想着。

而雨真的落下来了。

2

那一瞬间便横扫而来。

虽然说这个季节天气变换就像是换台一样容易并不离奇。但这场雨仍然有种说不出的古怪——最开始仅仅是空气有所浮动。云层就像是舒展自己的身体一般覆盖住整个天空。六七点钟清晨的阳光一瞬间就被时黑时紫的云层淹没，不就整个天空就变成了纯黑——风从温暖的晨风变得带有凉意，最后愈来愈强，甚至将我在这闷热的防护服中的汗液都吹的一干二净，我眯着眼睛看向了那栏杆外面，却发现昏暗已经淹没了这座城市。

于是雨落了下来。

一开始仅仅是几滴雨水。但很快就变成了一层银纱。而等我意识到什么的时候雷声已经开始沿着天空滚动过去——接着。整座城市淹没在了铅灰色之中。就像是把幻灯片投到荧幕上。雨水变成了水幕，城市映在其中。但很快就看不见什么街景了。这荧幕太过浓重导致吸收了所有的光。只剩下天空中偶尔闪过的那东西时不时的把一切都照成白里透紫的颜色。让人看着什么都像是在看底片。我就在这底片之中。

我在栏杆后面。愣愣的望着这突如其来的暴雨。

我记得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气预报好像没说今天有雨来着——或者我只是单纯记错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看天气预报。我的天气预报仅仅是起床后看向窗外天气的那一眼。但现在就好像是天空中的水库开了闸似的。没想到刚刚的那多少有点愚蠢的祈祷——或是诅咒——不管那是什么，反正它现在都实现了。这个上午大概是不会有什么人过来检查了。比较幸运的是我现在在这个笼子中而不是在外面：不管它造型怎么样。至少这个金属亭子能够把雨给挡住，至于老胡——我在心里那有点阴暗的一部分悄悄想着：希望你回宾馆的路上被浇成傻逼。哈。

于是我打开手机。

发现没有信号。

我皱了皱眉头。重新打开网络。没有信号。重启。没有信号。难道刚刚的闪电一瞬间把基站劈了还是怎么的？我尝试了各种办法——最后只能无奈的承认这玩意这破玩意已经失去了和外界沟通的机能。不幸的是，我的手机里并没有什么离开了网络之后仍然能给我提供乐子的东西——我叹了口气。听着被雨水敲得叮叮当当的屋顶，把目光向着窗外投去，作为我唯一能做的事。

雨水在外面已经把城市变成了一道道白线。

我百无聊赖的看着那边——

咚。

什么声音在雨水传来。

不会是雷声的。事实上也没有“咚”的一声的雷声。让我判断的话我肯定会说那是脚步声——不过谁的脚步声能那么大呢？我有点好奇的看向那声音传来的位置，心里想着会不会什么油罐车在这暴雨中侧翻了还是怎么的——

咚。

又一声。

这不可能是两辆油罐车同时侧翻。我意识到了什么问题。因为那声音没有停下——甚至还变得有规律了起来。咚。咚。咚。越来越大。向着这边靠近。然后接下来是什么难以言喻的声音——像是尖啸。像是歌声。就是那种鲸鱼浮出水面之后附近的人会听见的声音——由远至近，向这边传来。或许是什么鲸鱼从地底浮了上来，然后还长出了脚。有那么一瞬间我这么想。

但那不是鲸鱼。

我看到雨水中有黑影向这边靠近。

那根本就不是黑影——更像是这滔天的水幕中，有什么东西把光彻底吸收了。那道巨大的影子向着这边而来。他不是鲸鱼。也不是大象。但那是个甚至比好几层楼都要大上一圈的东西——从这里能够看见七八根类似柱子的阴影。那是它的脚吗？我不知道。但我能仿佛看见这东西在移动。那比楼还高的黑色柱子在雨水中抬起又落下。咚。咚。咚。

我站起来。

然后疯了一样的跑到门口。

我拉下门把手——没有反应。就好像这玩意被胶水封死了一般。这不可能。这东西根本就没锁。就算锁住了门把手也不会这么一动不动。我锤门。大喊。用脚猛踢。门都一声不吭。这玩意锁住了。或许不是上锁。或许是有什么东西不想让我出去。

我被困在这里了。

我转过头。在那根本什么都看不清的雨水中，呼啸声和脚步声都越来越近——就好像是地震一般。咚。咚。咚。每一步都让我桌子上的所有东西都颤抖着。我的膝盖一瞬间就像抽走了所有的力气一样让我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我看向我仅剩的能和外界沟通的地方——那铁栅栏所封住的窗外。我突然发现这个铁笼子甚至连一扇能够让我关上的玻璃窗都没有：能让我跑掉的门纹丝不动。能让我躲在里面的窗户没有玻璃。这设计简直太他妈完美了。于是我就瘫在那塑料椅子上，颤抖着等待我的结局。

那脚步向着这边愈来愈近。咚。咚。咚。

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想到或许这东西只是路过——凭什么我会认为这玩意会朝着我来呢？在那种东西的眼中我大概是比虫子还有小的东西。我躲在这铁笼里理论上他应该根本就不知道这里还有个卑微的人类之类的——它不可能是朝着我来的。不是么？只要我在这里好好躲着，它就会从这里直接走过去。只要我没有倒霉到被那根脚或者柱子或者别的什么玩意踩到，我就不会有事，现在只要躲在这里就好了。躲在——

尖啸声。

那声音大概不是生物能发出来的——并不是因为我看了多少集动物世界所以经验丰富。而是我本能的意识到这点。作为生命本身我能听出有机物大概不会产生这种声音。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声音这么近。就在这小屋的头顶。或许下一步它就会踩上来。我总感觉我要疯了。不是因为这尖啸或脚步。而是因为这玩意本身。

我用我仅剩的理智看向了那栅栏外面。

外面仍然是把一切都浇的发白的雨水。

我看不见任何东西。

但我却能知道什么东西在外面。就在——

雨水中。

有什么东西伸了过来。

我愣愣的看着那玩意伸了过来——那是我永远也不想见到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我那一刻我真的希望我能把自己的舌头赶紧咬断——但我从来没在电视剧以外的地方见过人真的咬舌自尽，我也没法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学会这东西。于是我就看着那玩意渐渐的伸了过来。从那白色的雨水中。那根漫长的。不知道到底有多远的黑色造物，一路从远处伸了过来——

然后。来到了那栅栏的外面。

我根本就不想去形容那是根什么东西。用人类的形容词我也根本没办法说明白那到底是什么。一定要勉强形容的话，那是一大坨黑色，充斥着腐肉和血腥味，蠕动且抽搐的触手——从远处可以看出那是在雨中的什么地方伸过来的。那上面到处都是嘴巴和眼睛。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的嘴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的眼睛。总之那一坨巨大的东西就这么蠕动着堆在了栅栏的外面。上面的眼睛睁开又闭上。上面的嘴巴一个接一个的呼吸。而那几百几千只眼睛好像终于注意到了这边。那蠕动的触手开始缓缓升起。然后向着这边缓缓的伸来——

我坐在椅子上准备接受我最后的疯狂。

因为那东西渐渐的蠕动进了栅栏之内。

就在我的面前。

距离我不到几厘米的距离。

上面的眼睛仍然一眨一眨。上面的嘴巴仍然在一呼一吸。而在最前面我能看到那张嘴巴已经对准了我。它准备张开了。我知道。张开的那一刻就是我的终结。我就那么盯着那里。准备接受这根本不可理喻的命运——

它张开了嘴。

你要我说的话那确实是一个几乎没办法去形容的玩意。我不知道那里面到底有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张嘴会在我的面前张开。但我能够感觉到无论是伸进来的那根，还是堵在窗外的那一团的触手上，所有眼睛现在都直勾勾的盯着我——有那么一瞬间我心里想的只有赶紧吃了我吧。赶紧结束这一切。我已经不想再看这些玩意了——

只是。

在经过了几秒的沉默之后。

我突然意识到了个奇怪的事。

“……我还活着？”

确实。我还活着。这不是什么疯了之后产生的幻觉。我能感觉到我确实还活着——不。奇怪的地方与其说是我还活着。不如说是那东西竟然张开了嘴之后就不动了——事实上我也没有再动起来的力气了。我能看到那嘴巴里面还有一只眼睛。我盯着它。那眼睛也盯着我。

在这短暂的瞬间。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本不应该想到的问题——

这东西盯着我到底是干嘛？

或许我在这东西面前不需要有什么疑惑。事实上我也没有任何有疑惑的必要——因为我在这一玩意面前并没有任何隐藏。因为我只是稍稍想了这么件事。那边的眼睛就全都睁开了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想法吓倒了它还是怎么的。但是这次那些眼睛并没有看向我了。而是全都盯着另一个地方看。

我感觉我的眼睛应该已经出了问题。

因为他们盯着的是桌子上的卫生棉签。

在那一瞬间我有个疯狂的想法在脑袋里成型——我似乎知道这东西探进来是要做什么了。可能这只是我在做梦。但又只有这一种理由能够解释——这个巨大的，甚至看不见它的全貌的，一根触手上就满是眼睛和嘴巴的玩意。它的眼睛还在嘴巴里旋转。盯着我。真可笑。我听说人类遇到这种存在都会发疯。或许我已经疯了。或许这也是这东西在我的脑袋里植入的。但我的确能明白这东西到底想要做什么——

这玩意要检测。

3

我绝对是疯了。

这东西所象征的东西大概有很多——但我绝对能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没有和什么“生命”“健康”有关的玩意。事实上哪怕是现在这一刻哪堵在窗外的触手都在不断的向里涌进——那带着眼睛和嘴巴，或者嘴巴和眼睛没什么区别的触手从窗外一点一点的攀进来。开始渐渐的舔舐起房间的墙壁——而我还坐在那塑料椅子上。一动不动。如果我现在还有理智的话一定会站起来尖叫。但我现在已经没有那种东西剩下了。

这东西肯定会杀了我。

不。他根本就不用这个动作。这个玩意只需要存在在这里就已经决定了这件事。就像这粘稠的已经开始覆盖了半个天花板的東西。我会死的。我什么也不说的话肯定会死。我做什么也肯定会死。我的命早就不在我的手里了。反抗这东西肯定没用。除非——

除非这东西放过我。

对。

对于一个象征着不知道什么玩意的邪神来说。和他零距离接触之后发生什么才会免于一死呢？一切反抗的手段都肯定不会有效——它的存在本身大概就会导致这种结果。但只有一种情况会避免这种事情发生——那就是他不想这么做。他或许会饶了我……如果可以说服他的话。说服他么？我在想什么？说服一堆上面长满了眼睛的触手？这东西根本没法沟通。但是再想一想。如果沟通不了的话——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或者疯了。他肯定也会白跑一趟。

事实上我应该是已经疯了。但据说疯子们也有自己的逻辑。于是在那么一瞬间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一点——如果这家伙真的是来检测的，那他肯定不会在检测之前就把检测员给杀掉。那这样的话我或许能够和他聊聊天……然后再跟它解释一下流程……或许……

“请问……你是来检测的么？”

我脱口而出。

那一瞬间。房间里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看——窗外的。墙上的。天花板上的。地板上的。那里的嘴巴一边呼吸一边涌出新的眼睛。我听说人类在这种玩意面前就像蚂蚁，只要你太过出格他们不会发现你——那现在怎么算？该轮到我被踩死了么？

眼前的触手在我面前静静升起。

我能看到那些盯着我的眼睛——

然后。

那根触手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这玩意的头在哪里。但那个动作的话我应该能判断出是点头——那一瞬间我本来被各种近乎疯狂想法挤破脑壳的。不过我的脑袋大概已经没法处理这种事了。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思考这些的我反而要清醒的多。那么我刚刚完成了一次噩梦般的沟通。然后怎么做？老胡当时说的是什么来着？假如有人要来做检测，我应该先干什么？

我看着那东西。

然后。

“那……请先出示您的身份证件。我这边扫描一下。”

棒极了。

我在向一个邪神要身份证。

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都期待它会掏出来个什么东西——上面写着“邪神。几万岁。姓名不详。反正你们人类也听不懂”之类的玩意。反正这么诡异的事情都发生了。那再来一张邪神身份证又怎么样呢？如果今天就是我的死期，那我确实挺期待能在死前多看点什么新鲜事的。没准当我把老胡的手机掏出来扫描的时候甚至能够看到它到底住在哪，也许它就住在谁家楼下，或者有空的话我还可以去串个门啥的——

不过。

这次的反应好像不对了。

那些眼睛死盯着我——然后。张大了嘴。

身边的触手全都向我这边涌来。它从我的脚上开始渐渐的攀爬。然后从我的大腿渐渐向上一——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本身都被逐渐的吞噬。但奇怪的是这种时候我反而更加清醒了：这东西生气了。觉得我在戏弄他。觉得我故意不给他干活。作为多个次元的黑暗之主，现在被一个小小的临时工拦在了这。大概即使是来自深渊的邪神也有它战胜不了的东西。也许他已经吃了不少倒霉的家伙了。但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检测一次呢？

我用仅剩的上半身伸出手去拿着棉签。

“听着。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是呢，我们这边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我一边努力无视下面那身体被侵蚀的感受，一边慢慢的说道：“你看。如果没有你的身份证件，我就没办法把你的结果登录到网络上，这样就算做出了结果你在网络上也查询不到……所以我一定要有你的身份证件，只要是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就行……”

触手向上爬行的速度愈来愈快。它已经生气了。它感觉我只是在敷衍它。或许之前也有许多被吃掉的检测员是跟它这么说的。现在它已经不想再听这些废话了——

“——但我可以帮你先做了。你觉得怎么样？”

那攀爬的触手突然停下。

甚至都要到我脖子的那些触手也暂时停了下来。

我能感觉到嘴巴张开，眼睛在我的皮肤上转动的感觉。

显然那些眼睛是都看向了我。

“你看。虽然我们都是现代社会了。但显然很多人也还没有准备好直接那么现代——许多在家的老人也没有这些东西，不是吗？”我一边举着棉签，一边竭尽全力的笑着说道：“就像

很多老人压根就没有智能手机……也不会用这些玩意……事实上他们可能连身份证都没有。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寸步难行……但我们也得帮他们做不是么？毕竟这很重要，政策就是这样吗……所以就算是没有身份证件的人我们也有办法帮他做了……只要你能留下证明身份的东西。不一定是身份证件。你看怎么样？”

那些眼睛全都盯着我。我感觉有几十万个。

不过我稍稍能感觉到那玩意好像并不想直接淹没我的脑袋了——

因为我能听见那东西在我脑袋里的声音。

“真的？”

实话实说我并不是听懂了什么。一定要让我说的话那就是堪比世界上最让人恐惧的噪音突然在我的脑袋里炸开。但我却不知为何能够听懂它的意思：反正绝对就是这么个感觉。于是我点了点头。然后竭力保持着微笑举起了棉签：“当然是真的。咱们就是服务大众的么……所以请你把口罩脱了……然后张大嘴……”

我感觉这句话里存在半句废话。

但是这句话有效了。那边的一根触手向着这边缓缓爬来——它的顶端长着一张嘴，而那嘴里则有着一只眼睛。它就那么一点一点的向着我爬过来，然后对着我长大了嘴——看起来就像是要把我的脑袋吞进去。我能看见那喉咙里面的眼睛在盯着我。很难说那是个什么视线，不知道这里到底是些许的怀疑还是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感激。

我却只能想到如果这东西要戴口罩的话绝对很累人。

但那一刻我什么也没想——我就只是伸出手拿起了那根棉签。无数的眼睛仍然在盯着我看。但这次我毫不犹豫——直接把棉签塞进了眼前的那张嘴里。

不知道怎么的。老胡交我的那些话一瞬间全都在我的脑袋里响了起来：“就像草批一样插进去，然后旋转一圈——”

在这种东西面前想起这些事可能很危险。我感觉它能够读懂我的脑子。它要是发现了我突然想到了这种事会对我怎么样呢？但我根本无所谓了。我以豁出去了的姿势努力的伸到了可以被称为“喉咙”的地方——然后努力擦了两圈。我感觉我可能是擦到了什么眼球上。但我无所谓了。能让这么一个玩意在我面前乖乖张开嘴，那一瞬间这诡异的成就感暂时战胜了恐惧——于是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我把棉签从嘴里抽出。假装没看到那上面沾满了的粘液，然后按照老胡所说的，把那玩意扔进了身边的第一个粉色的小瓶中——

那触手盯着那小瓶。

又看向我。

“啊。这就结束了。”我则是保持着那营业般的笑容——不如说我的神经已经直接麻痹了，导致根本没办法做出别的表情。“我们会在这上面给你单独标记一下……说明你没有身份证明……但我们会给你出一个报告的。毕竟你特点很明显。只要……您留下一个身份证明？”

其实我感觉我说的都是只为了把这东西赶紧打发走的废话。我唯一所祈祷的就只有这东西信了我的鬼话之后能给我留下一条生路。

不过。

那触手却仍然仰着头——或者说仰着顶部——看着我。

然后。

它那里的头部转了过去。

那张嘴开始撕咬起触手的一部分。简单来说。就像一条蛇转了一圈打算从中把自己咬断——但显然这东西要比蛇什么的效率要高得多。因为它不止是一张嘴，而是很多的嘴——甚至就连那个位置附近的嘴巴也开始帮忙，它们齐心协力打算把自己的一部分咬断。我应该闭上眼睛的。但我的面部神经早就麻痹了。于是我就看着这东西一点一点的咬断自己，看着那中间的眼球也被这玩意咬的稀碎——

然后。那段触手掉了下来。

就那么落在了我眼前的桌子上。

我愣愣的看着那玩意。

然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于是我赶忙从边上的贴纸上撕下了一个便签，然后贴了上去。

“那……谢谢您的配合。”我赶忙说道，然后对着这家伙最后讪笑着：“我们会把您的样本运回实验室的……感谢您留下的身份证明，这样就……够了……”

够了吧？

我期待着这能救我一命。

能够让这玩意点点头然后马上从我的身边全都消失——

那些眼睛看着我。

我也最后看着他们——

等下。我做错了。我在做什么？我在欺骗一个怪物。一个能够直接在我脑袋里说话的东西。它知道我在想什么。它知道我在骗他。它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它在愤怒。它绝不饶恕。它会

抬起头来连带着这个铁笼子把我整个都吃光——

它点了点头。

那仿佛十万根铅笔一齐摩擦黑板的声音又一次传来。

“谢谢。”

周边的触手开始渐渐的向着身后退去。墙壁和天花板里现在终于又露出了那让人安心的金属模样——

“我找了几十个检测点了……没有一个让我做的。我已经寻找了太久太久……我已经太累了。如果还不行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了。”

那触手向着栅栏的外面缓缓抽出。

“你是第一个愿意帮我的人。谢谢你。”

而眼前的那坨黑色的腐肉也终于渐渐的离去——暴雨又一次出现在了 my 眼前。尖啸声再次传来。接着则是又一串脚步声。这次是向着远方。它愈来愈远去。咚。咚。咚。

我坐在那里。

看着那根仅剩在桌子上的，那满是眼睛和嘴巴的，章鱼触须一般的触手。

“不……不客气。应该做的。”

雨渐渐停了。

3

“哎呦。你还在这等着呢。”

老胡顺手就拉开了门走了进来。他身上干干净净的，看起来没有半点被雨淋湿的感觉。

又那么一瞬间我好像不太知道该说啥——就好像我刚刚才又回到现实时间。我看着那边总感觉有点奇怪的老胡。然后又愣愣的看向了窗外——那里阳光明媚。地上连半点积水都看不到。如果刚才下了那么大的雨的话肯定会留下点什么。简直就像是感觉——

我转过头。

“老胡……刚才……外面下雨了么？”

“下雨？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刚才补觉睡糊涂了？”老胡一边拿着手机一边先看到了那边已

经贴了标签的瓶子：“你已经给人做一个了？哎呦这下麻烦了啊。”

他向着那瓶子走过来。

只是他拿起来看了看后，又叹了口气：“唉算了。反正这事也没和咱们有关系。今天这假放的挺早，咱们可以收工了。”

我仍然愣愣的看着那边的老胡。

“……收工？”

“是啊。你不知道？”老胡打着哈欠说道：“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的新闻，说咱们那个实验室涉嫌结果造假，直接上门全给封了，这下咱们今天也放假了……刚刚老板那边消息也过来了，那个样品你给倒了吧。反正那边也不收了。你收拾收拾东西准备撤吧，正好我也……”

嘎吱。

好像是地震的声音。

老胡被这突如其来的颤动吓了一跳。他向着窗户那里走来，然后第一眼看到的是外面路上突然出现的巨大的裂缝：“这怎么回事？地震了还是怎么的？这是——”

然后。

他就看到了。

那边我桌子上的东西。

他看着那根。张大着嘴巴，还在呼吸，颤抖，蠕动着——

而且突然睁大了眼睛的，触手。

“这……是什么玩意？？？？”

我看着它。

然后看看窗外——伴随着不住的嘎吱声。那边的人群尖叫着。地面止不住的继续开裂。就好像坚实的地壳也有保质期，而今天就是它到期的日子。

而我则终于确认了一件事。

于是。

我叹了口气。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

周边的一切都在坍塌。

而在其中。终于，有什么东西从地面伸出——

“……但我感觉它刚才好像听见你说啥了。”

嘎吱。

友情推广

《地缘政治的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

想了解克里姆林宫以什么样的视野看待整个世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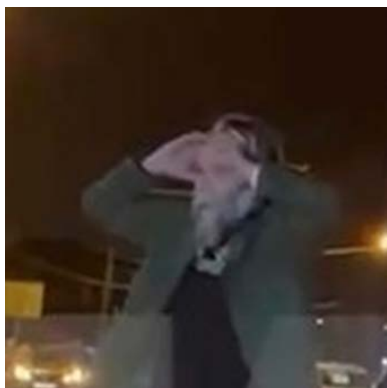
想知道皇俄脑海中的地球以何种方式运转吗？

想明白南斯拉夫各路兔兔正能量打手赛博黑社会黄俄是如何被阿尔泰正大头脑控的吗？

欢迎阅读俄国国师、酒精考验的（易燃）欧亚研究院荣誉主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亚历山大·杜金的巨作《地缘政治的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答案都在这本书里！



友情提示：本书可能对女儿、私家车有害，请谨慎阅读！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靠父母你就是公主；

靠男人你就是王妃；

靠怙娘你就是河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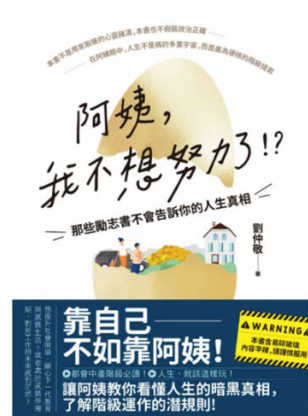
靠自己你就是女王！

遭遇感情问题？对未来感到迷茫？抑或想提升阶级地位？幸好有阿姨的启蒙和开示——靠自己不如靠阿姨！！

众人皆醉姨独醒？不是，他只是教你看清自己的白日梦，走往对的方向而已。

欢迎诸夏国父、大蜀民国临时总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候选人刘仲敬的巨作《阿姨，我不想努力了！？：那些励志书不会告诉你的人生真相》，答案都在这本书里！

人生，就该这样子玩！



友情提示：本书可能对身材、体重和个人健康有害，费拉化加剧，请谨慎阅读！

